

孔雀終要東南飛

中四禮 李柔美

「咻——」

我又從文學作品中穿越了回來，這是自從我成為文學作品改造師後的第一百次穿越，但還是失敗了。我摸著我的智能手錶小魯說：「唉，這次還是不成功，究竟是為什麼呀？」「不斷嘗試，從中吸取教訓，只要我們堅持不懈，不斷創新，或許終有一天就會成功。」小魯說完，我沉思了一會，他又接著說：「下一個任務又來啦，是幫助《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解決困難。」「好，我們出發吧！」說完，時光大門被打開，我帶著新的使命走了進去。

「咻——」

此刻，我已經身著漢服，手上捧著茶盤，化身為焦母的侍女，只見焦母氣急敗壞，不時敲擊著所依靠著的桌子。「林嫂，這個劉蘭芝居然和我說『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你說她這等不順從我，有何居心？」我急忙將手中的茶水端給焦母喝，讓她順口氣。

「或許蘭芝最近是太累了，所以才口出此言，不要太放在心上。」我輕輕的拍了拍她的背，使她放鬆點。

「她累？你看看東家的秦羅敷，勤儉善良，每天勤於勞作，倒不如將這劉蘭芝休了，娶她入門。」我大概是明白了焦母想要休掉劉蘭芝或許是因為劉蘭芝織的布不夠多，所以心想不如在織布上幫幫劉蘭芝吧。「我們不急，倒不如再觀察觀察，再下定論。再說，仲卿如此愛著蘭芝，不如讓他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事情吧！」

「非也，這劉蘭芝一是無子、二是不順從父母，無論哪項都足以將她趕出焦家。罷了，我乏了，你去門口候著吧。」說完，我便離開了焦母房間。見府吏來找焦母，好像有要事商議，焦母便把我支開了。我來到織布房，用手錶喚出了現代的織布機，馬不停蹄地開始織起了綢布。很快，幾匹布就織出來了。我又化為了劉蘭芝的侍女，將這些織好的布偷偷放在庫房。沒過多久，劉蘭芝便回來了，她擦了擦自己的眼睛表示不敢相信自己織了那麼多布。我只好連忙說：「或許是夫人最近太累了，不記得自己原來已經織了如此多的布了。」

「看來真是太累了，你和我去見婆婆，讓她知道我是可以達到她的要求的。」於是，我便跟隨著劉蘭芝去找焦母，可剛到門口便聽到焦母對焦仲

卿說：「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劉蘭芝聽完，便折回房內，哭訴著為何婆婆會如此討厭她。見府吏歸來，佯作沒事，拿起身邊的刺繡繡了起來，我見此便退了出來。

第二天見到劉蘭芝，只見她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她與焦母、小姑告別後便登車而去。在車上，她泣如雨下，我實在是不忍看她如此哀傷，便告訴她我是來自未來世界的，說我可以解決她的困難，便拿出了手機，用小魯設置的網路並教劉蘭芝以後用此物來聯絡焦仲卿。

隨後，劉蘭芝便呼焦仲卿下馬入車內，給他手機並教他怎麼使用，焦仲卿一臉吃驚，將信將疑地將手機放入衣襟裡。回到娘家的劉蘭芝一直都用手機來和焦仲卿聯絡，感情有增無減。直到劉兄逼劉蘭芝嫁人，被焦仲卿得知後，焦仲卿痛斥劉蘭芝：「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而沒有想到的是劉蘭芝也回答說：「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我便勸阻他們：「不妨試試未來人常用的私奔，這樣你們不也是可以在一起了嗎？而且又不影響你們的生命。」卻遭到了他們的拒絕。直到劉蘭芝大婚之前，我都一直在勸，可是他們依然還是拒絕。

在劉蘭芝跳湖前，她才告訴我說：「我固然羨慕你們那代人的婚姻自由，但畢竟我現在身處漢代——一個封建社會，焦母和哥哥則會認為堅守這些封建教條才能維護自己和親人的幸福。我與仲卿都是有身份的，如果就這樣一走了之，必定會帶來不少的麻煩；而假如屈服禮教，雖然我們的肉體還在，但我們的愛情將不復存在；唯有死是兩全其美的法子，反抗才是我們的宿命。」說完，便躍入池中。

「咻——」

又穿越了回來，聽完劉蘭芝的話，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每次的任務都會失敗了。讓我想到了戰國末期思想家荀子所說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的自然力量和人的能動力量都各自運行的軌跡，人可以掌握和順應自然規律，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創造能力，卻無法改變天的客觀規律。是我們太狂妄自大，以為有方便和先進的技術，便想要試著改變歷史，而忽略了萬物都有它的規則，而且別忘了，人是高等的靈長動物，心中那份對感情獨有的堅貞和對事物強烈的責任更是我們不能觸及的，圖以科技改變生命軌跡，註定了我們失敗。

我摸了摸小魯，說：「是時候要離開這個研究室了，還是把我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放在將來吧！」